

既與之共餘皆庸懦不肖傾險猶猾趨利賣國之徒也

傳袁義東光人象先之子恕已之裔劉仁恭樂壽人

守光張美字玄珪貝州清河人累功拜定國軍節度使

志李重進其先滄州人賈玘後晉天福三年進士

見宋人物志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

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為人有勇好大

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為人欲使居軍中徒為瀛

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

計平之匡威喜復以為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

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為第匡儔所逐仁恭聞亂乃

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為壽

陽鎮將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受將蓋寓尤謹

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
儔乃以仁恭為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
人監其軍為之請命於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
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
書微責謂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
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
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
為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遣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
者曰為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
屢求而不得邪昭宗卒以守文為橫海軍節度使仁
恭父子率兩鎮兵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
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
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
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莫二州仁恭懼復附
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
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
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
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折骸

而爨或九瑾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
人爲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
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於大安山窮極奢
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煉丹藥冀可不死令
燕人用瑾土爲錢悉歛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
工以戒口後人皆莫知其處仁恭以其子守光承其
愛妾怒答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
仁恭在大安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
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
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卽率兵討守光至于
蘆臺爲守光所敗尋爲元行欽所擒囚之于別室殺
之守文子延祚亦降晉梁遣宋瑤王曠等以墨制冊
尊爲尚書令尚父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
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等守光怒
曰我爲尚父誰爲帝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
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
械梁使者下獄令曰敢諫者死遂殺孫鶴以梁乾化
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應天明年晉遣周德

威會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諸州皆迎降守
光被圍經年累戰輒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於德
威曰予得罪於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爲我辭
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耶予
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他也守光益窘急明日晉軍
攻破其城執仁恭父子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
妻子南走滄州爲田家擒送幽州晉王命械守光并
其父至太原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
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小喜瞋目曰囚父殺兄烝其
骨肉醢其孫鶴亦小喜耶晉王命先斬小喜守光知
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以自效
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
死仍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劉處讓字德謙滄
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劉處讓字德謙滄
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爲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
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
求救於晉晉王方與梁相拒未能出兵處讓乃于軍
門截耳訴曰萬進所以見圖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

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之發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卽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城中遷引進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已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

居喪期年起復為彰義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太師王令温瀛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糗粟數十萬以謂貝州温為求清軍節度使令温部將邵珂素驕很難制令温奪其職珂閒居無聊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可守令温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督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吳越馳驛代令温守貝州戀善撫士卒珂因求見戀願自效戀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戀命珂守南門契丹圍三日四面急攻之戀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殆盡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戀即投井死而令温家屬為契丹所虜帝憫之以令温為武勝李瓊滄州饒安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李瓊滄州饒安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戰不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高祖衣與俱遯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

河中流馬踣瓊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爲保護聖都虞候賜與甚厚而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爲護聖都虞候賜與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爲棟州刺史揚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洛州團練使又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子入京師以瓊爲威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屍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爲尼族人卽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爲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走山中恐爲邊患因表以爲遊奕使方諫復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爲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

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世宗
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京至洛得疾徙鎮匡國
卒于洛陽年六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
十二贈太師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
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
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
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
道居軍中爲一茅簷不設牀席卧一束芻而已所得
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美女
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實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
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
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
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
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
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
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弒明宗
卽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
誨曰爲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

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
常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
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街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
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于所
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
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
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
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云傳國寶萬歲杯明宗
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耳王者固有
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
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
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
宗崩相愍帝路王及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
官迎路王入是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卽位時愍帝猶
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弒崩已而廢帝出道爲同
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城唐道又事晉高祖拜道
大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

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為匡國軍
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
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
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詰之曰爾是
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廢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
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
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
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
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
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
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
教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為契丹不夷滅中國之
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
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
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
未可代遂陽立相陰公贊為漢嗣遣道迎贊于徐州
贊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反遂代漢議者
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

內或在外雖爲宰相而權不在已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夷狄其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華語乃曰今時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嘗拜道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道漢未可代乃立相陰公爲漢嗣而使道逆之于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日不妄語公毋使我爲妄語人太祖爲誓甚切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孟賁無以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恕甚矣士生于五代立于暴君驕將之朝日與虎兇爲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于溝瀆何異議者誠少恕哉王荆公安石與唐質肅公介同爲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于上前語及此事介曰爲宰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

荆公曰伊尹嘗五就湯五就桀志在安人而已豈可
亦謂之非純臣耶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
之變李惠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爲人謹重寡言好
色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游關中劉季述幽昭宗于東
內愚以書說韓建使圖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
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爲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
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
爲侍講數稱薦愚由此得召久之拜左拾遺崇政
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
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
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
豈宜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爲鄧州觀察判官唐
中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
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氏繼文代蜀辟愚都統判官
蜀道阻險議者以爲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
韜請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
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

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鷄招討判官陳
又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又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
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
言留者明宗卽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
郊愚爲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爲太
常卿任園罷相乃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爲相不
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者視之見
其敗簾蔽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
路王及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
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贊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
后進止道曰路王已處處張榜招安今卽至矣何暇
候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
以劉昫爲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昫與
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誼詬乃俱罷愚
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爲相欲依
古以剗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官使各舉其職州縣
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卽位有意
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爲迂未嘗有所問

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嘗曰宰相曰此粥飯僧爾馬
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清泰三年以疾卒
胤孫字慶先棧州商河縣人也為人懦暗少好學學
使從珂為楊彥溫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胤孫從而
不去從珂為京兆尹徙鎮鳳翔胤孫嘗從之以為觀
察判官路王皆舉兵反與將吏韓昭胤等謀議已定
召胤孫告之曰受命移鎮路出京師胤孫曰君命召
不俟駕今大王為國宗屬而先帝新棄天下臨喪起
鎮臣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愚然從珂必獨重之廢
帝入立以為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故事多壅塞是
時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以來無
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
公宰相職也當參預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
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胤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
相為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常在僕
射前胤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

北班位常侍在前亂孫卽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
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
且僕射師長僚中丞大夫就班脩敬而常侍在南宫
六卿之下况僕射乎昭序癡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居
儉言流議稍息亂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爲三不
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
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幸河陽是時勢已危迫
亂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言亂孫獻綾
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亂孫旣學韓愈
爲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返學佛撰法喜
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謂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
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亂孫曰公素慕韓愈爲
人而常誦傳突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
邪亂孫荅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爲笑後以
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順中卒亂孫卒後其
家婢有爲亂孫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
明旣死而有降語其家亂孫又然時崔居儉清河人
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崔居儉

清河人也

父堯皆為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
梁貞明中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
時為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
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
望自高為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為禮儀使居
儉以祖諱蠡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為秘書監
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
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治生居顯官衣常乏死
之日貧不能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
葬聞者哀之王延以賦謁梁相李琪琪為之稱譽薦
為郎墨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召拜左補闕遷水
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吏部尚書
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頌方舉進士文
紀謂延曰吾嘗譽子于朝貢舉選事當求實效無以
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
人恠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
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為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耶
明年選頌甲科人皆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

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延爲人重然諾與高模翰一
其弟規相友愛五代之際稱其家法焉
松勅海人善騎射遼太祖知其才委以心腹立晉之
功模翰第一太宗南伐其功尤多至是以右相爲中
臺左陳俊注宗既好非優又知音能度曲其後成梁
相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讐人而得不死者教
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仇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
報此兩人注宗許之郭崇韜力諫不聽謂崇韜曰吾
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
曲意行之遂以張士倫乃山西布政居傑之父也其
俊爲景州刺史先始由滄徙青五代末國子
丞叔完者又自青徙汴宋南渡太常少卿泰實從之
遂居上虞之東門以故郡望表其坊曰清河坊示不
忘本也